

从三首诗看陶渊明的心路历程

顾 农^{1,2}

(1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2 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九江 332005)

摘要: 陶渊明的归隐,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为,而是一个经过长时间酝酿产生的行为。从陶渊明的三首诗即《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咏二疏》、《饮酒》其五,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归隐历程分为初隐、再隐和彻底归隐这样三段。

关键词: 陶渊明 三首诗 归隐 三段

中图分类号: I 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11)03-0001-(04)

陶渊明(365~427)一向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卷中),他的隐逸生活其实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最主要的一段当然是从义熙元年(405)四十一岁时抛弃彭泽令一官、返回故乡,直到六十三岁去世。他的诗文绝大多数写于这彻底归隐的二十几年当中。在这以前,他曾脱离官场隐居过两段时间:一段是从他二十九岁那年即太元十八年(393)“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宋书·隐逸传》)起到三十五岁即隆安三年(399)出山在桓玄手下任职以前,这五六年时间或可称为陶渊明的初隐时期;第二段是从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因母丧退出官场,到元兴三年(404)到刘裕手下任职之前,这三年时间,陶渊明固然是遵守当时的礼制回家守孝,同时也可以视为他的再度隐居。这三次为官时间都很短,一共不足两年,很快就于在义熙元年十一月彻底归隐了。

将陶渊明的隐居分为初隐、再隐和彻底归隐这样三段,头绪比较清楚,便于分段掌握,也便于进行通盘的探索研究。真正提供了范式、产生了影响的自然是彻底归隐后的陶渊明,他先前总不免有些矛盾和动摇,而唯其如此,也就不能忽略“初隐”与“再隐”时期的陶渊明,人们应从这前后的发展变化中来观察他的心路历程。

义熙元年(405)以后,曾经有人劝陶渊明东

山再起,他没有同意,说是“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为什么先前他的大驾可回,曾两度隐而复出,而到这时就一隐到底,往而不返呢?看来只有到这时候,他的思想才完全成熟,人生道路才最后选定;而在这以前,他总还有些举棋不定,觉得可以选择的道路比较多,说穿了,无非还是舍不得彻底离开官场。一个当过官的人要彻底归隐,这个决心是不容易下定的。

让我们从陶诗中选取三份样品来考察诗人思想感情的变迁。

样品之一:《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此诗作于元兴二年(403),在所谓“再隐”期内。这时陶渊明三十九岁,还没有真正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诗云: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一作洁)。

劲气侵襟袖,箠瓢谢屐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平津苟不由,栖迟诎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收稿日期:2010-12-23

作者简介:顾农(1944-),男,江苏泰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建安文学史》、《魏晋文章新探》等。

陶渊明的出仕，大而言之是希望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小而言之是寻找生活出路，弄些官俸养家糊口。这两层意思他在诗文中都曾经提起过，前者以《感士不遇赋》之所谓“大济于苍生”说得最为简明，后者则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小序中明确说过“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如果退出官场，过隐居的生活，一则大志无从实现，二则生活水准必然下降，后者尤为立竿见影必有切肤之痛的事情。《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前半用了许多笔墨写自己在衡门之下饥寒交迫的苦况，甚至说虽然外面是很好的雪景，“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这两句，前人评价极高，被称为“千古咏雪之式”（沈德潜《古诗源》卷八），“后来者莫能加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而自己却完全无心欣赏。贫穷再加上心理不平衡，就顾不上审美了。

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说说容易，真正肯固守其穷决非易事。陶渊明在诗中坦率地说说自己是“谬得固穷节”，论者或以为这是他的谦辞，其实这一句诗表明他本来并不想走这样一条路，现在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在陶渊明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在官场里不断运作和升迁，那是阳关大道（“平津”，汉儒公孙弘任宰相，封平津侯）；另一条是退守田园，栖迟于衡门之下，这是独木小桥。陶渊明确说，既然前一条路走不成，那么只好走后一条，这也不算是“拙”。话是这么说，却总是有一点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味道，听上去简直是他的自我安慰。这时的陶渊明认为固守其穷乃是“拙”，并算不得“高操”。他本心深处并不打算“拙”，只是实逼处此，无可奈何罢了；这与他后来下决心“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心情是很两样的。

这首诗绝大部分诗句意思都相当明确，只有结穴处“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两句带有玄言的色彩，颇难体会。这里的“一言”，或谓指“固穷”，或谓指“栖迟诂为拙”，都可以讲得通而不尽合适，“一言”指的应当是一个字，也就是上句之末的那个“拙”字。

“拙”字在陶诗中出现过多次。彻底归隐后的陶渊明往往在褒义上使用此字，除了他的名句“守拙归园田”以外，还有：

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杂诗》其八
介然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长相从。

——《咏贫士》其六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乞食》

“拙”字的含义已经由贬而褒。《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中“栖迟诂为拙”一句是为“栖迟”亦即隐居辩护的，他说这样活着还不能说是“拙”，可见这时的“拙”字还明显带有贬义；但他已开始来探索“拙”字在它的一般义项之外还有什么言外之意，所以诗中末句忽然发问道，谁能够对此作出分析研究呢？他大约是寄希望于他的从弟陶敬远罢，但没有明言，此时诗人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反思。前人论陶渊明此诗往往一味称道其品质高尚，而无视其情感上的矛盾纠葛，大有更进一解的必要。陶渊明的高明处在于一向讲真话，不回避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我们不必加以提纯。

陶敬远生平事迹不详，据陶渊明的《祭从弟敬远文》，其人去世于义熙七年辛亥（411），年纪不过三十刚出头（“年甫过立”）。他比陶渊明大约要小十五六岁。元兴二年（403）陶渊明写《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送他的时候，固然希望他能够明白自己的深意，但对这位相当年轻的老弟亦不便作过高的要求。

《祭从弟敬远文》云：“……感平生之游处，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乃以园果时醪，祖其将行……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共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静月澄高，温风始逝。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写这篇祭文的时候，陶渊明已经彻底归隐好几年了，他这时回想起八年前同敬远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不禁感慨万千。关于他本人十年前回家暂隐的缘故，这里说成是“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似乎是对政局另有所见，并基于某种人生哲理主动退回故乡的；这分明与事实不合，实际上应当是他遭遇母丧，非回家不可。写《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时，他的老上级桓玄的事业正方兴未艾，所以在陶渊明眼中还有一条可以升迁甚至腾达的

“平津”大道；而到现在，桓玄早已彻底垮台，政治局面同先前大不相同了，于是他的措辞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人们往往在无意之中就用现在的意思取代当年的想法而自己根本感觉不到，这并非故意的作伪。回忆之不尽可信，一大原因在此。

四十一岁归隐以后，陶渊明彻底摆脱了职务的拘束，告别既贵且富的俗念，退回老家去享受生活和自由，不复指望更有什么远大的发展。这一方面可以抽取另外两首诗为例以见一斑。

样品之二：《咏二疏》。

二疏即西汉辞官归隐的疏广和疏受。他们叔侄二人曾同时担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极其风光；疏广只干了五年，忽然提出要求退休，疏受也跟着借口健康原因一道退出。他们态度非常坚决，于是皇帝和太子厚加赏赐，公卿大夫故人邑子举行盛大的欢送宴会，叔侄二人顺利地退休回乡。

那时太子还小，其外祖父大有干预太子早期教育之意，疏广进行过若干抵制；他大约是怕有什么后遗症吧，遂决定及早抽身。《汉书·疏广传》对此中的曲折有所涉及，但人们更加注意并津津乐道的是疏广功成身退以后完全不同于流俗的理财方式，他一再置酒高会，“请族人故旧宾客，相与娱乐”，准备把钱花光，而不打算多留财产给子孙。疏广要求后代自力更生，过普通人的生活。他指出，给下一代很多财产决非好事：“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多么深刻的人生智慧！能想通这一道理的，古人中极为罕见，今人中大约亦不多见。

陶渊明也主张及时从纷争混乱的政治舞台上抽身引退，关于子孙的未来采取通达明智的态度（详见其《责子》诗），而对自己身后之事亦复不去多作徒劳无益的考虑和安排。因此他很自然地同二疏产生共鸣。《咏二疏》诗云：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还旧居，长揖储君傅。钱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馥荣何足顾。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厌厌闾里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诗的基本内容是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

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用此法者指不胜数，陶渊明的高明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他特别强调疏广的“放意乐余年”，诗中写得最来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问金”即指《汉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一事，疏广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他曾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宋书》本传）归隐也得有一定的资金准备。陶渊明又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这个说法比较风雅，而并不讳言金钱则无异。完全口不言钱的往往并非真正的雅士高人。

归隐或退休以后，钱虽不多，却可以享受普通人生活的乐趣，而无须为官场中诸事烦心，也不必多管子孙的闲事，让他们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好了。陶渊明决心过这样的生活，汉代的二疏为他树立了榜样。渊明的五个儿子后来果然都是普通人。

样品之三：《饮酒》其五。诗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结庐在人境”是说自己归隐后就生活在普通老百姓当中；饮酒，采菊，望山，看鸟，全都是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情。诗人的心态同癸卯岁（403）那时完全两样了，尽管此时诗人在经济上并不比那时宽裕。

在陶渊明之前，隐居之士往往躲入深山老林或其他人迹罕至之处，离群索居，以奇特的生活方式表示他们对政治对社会的厌恶和抗议。而陶渊明实行的乃“归隐”——退出官场，回到自己的老家，过农村知识分子很普通的生活：读书、饮酒、访友、谈天，高起兴来的时候也干一点农活：外观上一点也不像过去的隐士那样奇奇怪怪的。他仍然在人间，完全过世俗的生活，而已经获得老派隐士们成本极高的自由。先前陶渊明

“再隐”时，虽然人在故乡的老房子里，与彻底归隐后相同，却说“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那时他心中的“世”还是指官场；现在他不再管那些，只重视“人境”，安居于草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陶渊明平静的心态来自“心远”，“心远”则“地自偏”。所谓“心远”当是指心胸开阔，思理深远，有一种哲理意义上的潇洒，毫不拘执于小小的是非得失。陶渊明没有作正面的解说，只是很形象地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人在自家宅院的东篱下采菊，眼却望着南山，又转而去观飞鸟：这就是所谓“心远”了。

采菊与“望南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晋朝的流行观念是相信服食菊花可以延年益寿，陶渊明喜欢用菊花泡酒喝。“南山”就是陶渊明家南面的庐山，也可以指向《诗经》里说过的“如南山之寿”。服食菊花是为长寿，但能不能真的令人长寿，渊明也不是很计较，喝菊花酒能有助于长寿最好，无效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是“悠然”而望南山，态度潇洒得很。

“悠然”乃是所谓“心远”的一大要领。我们现在有时还劝那些急功近利以至于气急败坏的朋友“悠着点儿”。一点“悠然”的意思都没有，那就活得很累了。“悠然”是一种不大容易达到的境界，须忘怀得失甚至看破人生才行。在争取达到某一目的的时候完全没有志在必得的意思，人的精神就可以放松下来了。

渊明厌倦了官场的折腰应酬，抛弃了青年时代“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书生意气，毅然归隐，回归于自然，回归于自我，这时他已经把人世参透了，因此纵有车马喧腾，有种种世俗干扰，他也一概不去理会，只顾自己采集菊花，看看自然的美景，自由自在，享受生活，他终于有了一个自由而和谐的精神家园把自己安顿下来。于是诗人由望山而及山之气象，“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大自然生生不息，自有佳趣；飞鸟自由自在，日落归林，这一极常见的傍晚景象给陶渊明极深的启示，他由此体认到，这就是人人生理想状态的象征。

所以接下来又说“此中有真意”。“此中”即指“采菊东篱下”到“飞鸟相与还”这四句所描写的意象中蕴含的“真意”，亦即对于生命和自由的爱恋与向往。到这时，“栖迟”乃是理想的境界，根本用不着去考虑什么“平津”了。

陶渊明逃禄归耕的原因，旧说一般归结为晋宋易代、政局险恶，所以他要及早抽身，还有说他痛恨官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因此挂冠而去。这些说法都有一部分道理，但渊明最为关心的，其实尤其在于摆脱束缚，回归自然，获得自由。《归去来兮辞》序说起他到彭泽去当县令，“及少日，眷然有怀归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一有“矫厉”即不自由，也就是“违己”，而归隐的好处即在于恢复本性，自由自在。看清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他在《归园田居》诗这何以那样高兴地说起“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其一），以及“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其三）等等意思。想给豆苗锄草就去锄草，衣裳沾湿了也不足惜；想泡菊花酒便去东篱下采菊，喝下去能否长寿，也没有什么大关系。陶渊明希望在无拘无束中享受人生，名利等等身外之物皆可忽略不计，物质生活水平如何也不重要，最要紧的是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不丧失本性。“但使愿无违”可以说是归隐陶渊明人生哲学的基本点。

这些意思诗人都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只是含糊其词地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有些复杂精微的、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意思，确实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从来言不尽意，全在各人体悟。

到这时候，在陶渊明的眼中，老家已不再是“无一可悦”的“萧索空宇”，而是充满生气充满启示的美好世界。彻底归隐后的陶渊明既得到了自由，也收获了美。到此时他已再也没有“兹契谁能别”的困惑，而只拥有“欲辨已忘言”的澹定。

陶渊明的心路历程，就是这样生动地反映在他的诗里。

（责任编辑 吴国富）